

39
153

東 京 圖 書 館

四	冊	號	架	函	類	地	理	門	和	書	門
---	---	---	---	---	---	---	---	---	---	---	---

共四本

北島志

二

芝罘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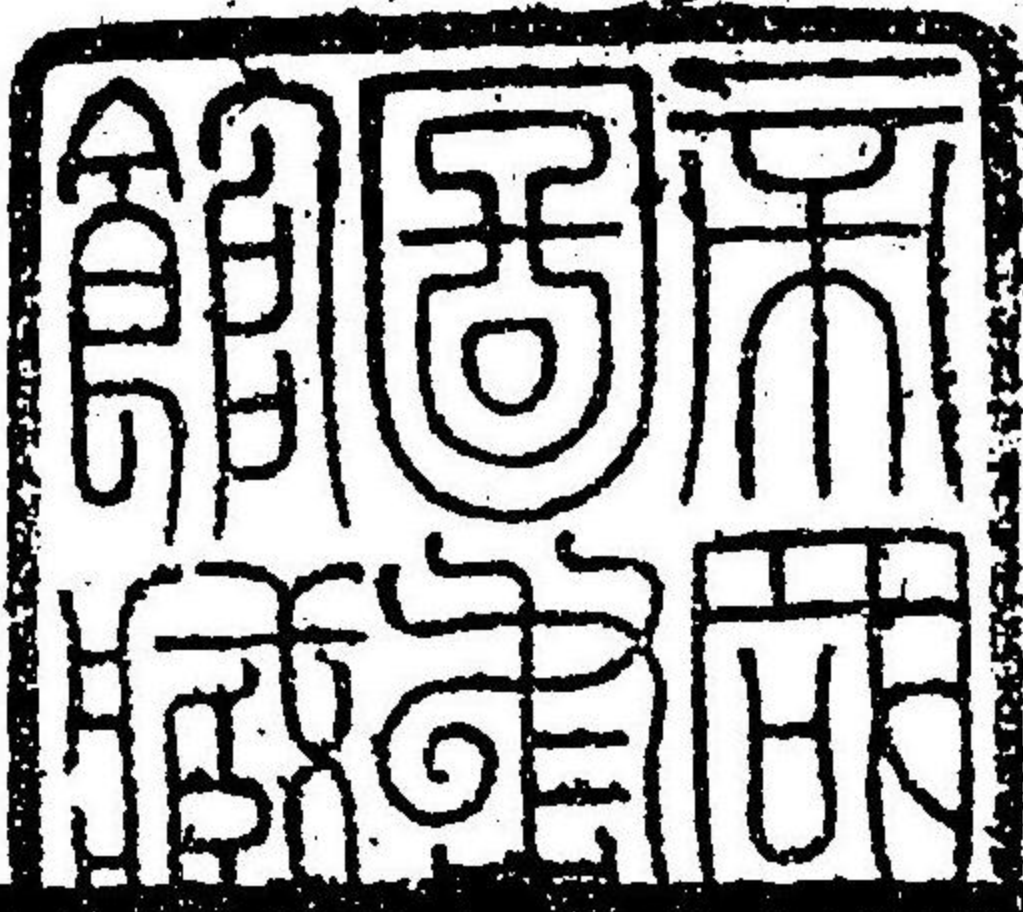
明治八年文部省交付

北島志卷之二

明治九年文部省交付

水戶 彰考館編修 臣 豐田亮 撰

鄂虜之留住宇兒婦者不肯歸國閣老命四有司議定偵探措置事宜松平忠明曰官吏諭鄂虜歸國恐言語不通要領難得前歲既諭其竦苦滿國法許外蕃到長崎港若到他地者必摧其船留其人因賜信牌明諭其事彼既知之故鄂虜在宇兒婦者唯宜問其還否若還則給蝦夷船數隻不還則宜悉捕之長繫蝦夷箱館等牢獄可也石川忠房曰前年既戒救鄂虜使人彼不得言不知我國法今踰境闖入我地是侮日本也自古



來蠻舶入長崎命九州諸侯以巨礮摧其船壓其人實有前例長崎爲接遇遠人之地猶尚如此況其它地不可容貸官吏宜召鄂虜嚴命歸國若或抗拒當應時壓殺無有所赦以視神州之威武以絕戎類之覬覦羽太正養三橋成方議曰曩命蝦夷諭鄂虜歸國事情不通今遣官吏詳說利害極是唯與虜人問答不能知果得要領與否官吏應接與蝦夷不同萬一虜人拒命或囚繫之或壓殺之不得不如忠明忠房之議然聞彼輩設倉窖貯貨物私與蝦夷人交易以是考之彼蓋欲以交易營生理莫如命越土呂府官吏精細檢查夷船赴

宇兒婦者不許齋酒煙米穀等交易物件諸事如此以困苦虜人則彼知志願不就究竟當退歸本國官用正養成方議享和元年春松平忠明石川忠房羽太正養巡察夷地遣富山保高深山運營赴宇兒婦島夏四月忠明等三人至箱館命築造船場架新橋名曰榮國橋忠明行西部忠房行東部期至舍利相遇正養踰海至久奈志理舟行周度地勢經畫區分皆飭以風惡不得歸泊杜麻利七日從人飲島中水多病者正養命重松某擇地鑿井不日而成水甚清冽島中有井以是爲始夷人皆驚歎中國人智慧叵測因名曰重松井正

北島志 卷二 三
養發船還到飛樓聞臘虎川泛溢為患命決下流於飛樓山為瀑布三人竣事歸府保高等以六月至宇兒婦島見蝦夷獵臘虎者問鄂虜滑失力所居命先行告官吏至滑失力意甚惶怖言官吏何為來得非圖我乎夷言繇觀獵故非有他意滑失力意始安言來日當發銃以示無惡心保高等建標柱太書天長地久大日本屬島滑失力發銃與從者出迎脫帽低頭跪沙上前行導路路上見其所建十字形標柱其家以土築成形如窖有亮窻烟樓室中敷哆囉噠設胡床對坐保高稍解虜語問其來意滑失力曰為獵臘虎來又問欲交易否

曰大邦嚴禁交易既明知之因出臘虎皮贈二人不受滑失力曰齋來米酒皆盡大窘困請少賜米酒二人曰你等窘困不偽當與少許如交易斷不得許乃與米一苞酒一樽滑失力甚悅張宴饗之意甚款曲及暮二人歸虜率男女十八人送之問其姓名各進言之又發板倉中巨礮闕其板倉則儲網罟銃砲諸物以本國無運輸其衣服資糧甚寒儉二人到海濱宿少廠俄而虜人來言滑失力性暴屢遭撻罰辛苦難耐願歸化國中得往越土呂府明日滑失力率男女到海濱請官吏留宿二人不許遂發船歸越土呂府乃與島中官吏議

是後島夷漁獵宇兒婦者、檢查其船、酒烟除自用外、一切不許齎渡、俾其不得與鄂虜交易、先是忠明請遣吏人巡覽北蝦夷、乃命中村意積、高橋一貫、五月晦、自宗野發船、至北蝦夷之紫羅努志、二人遂分路而進、意積行東部百五十餘里、至內物、適七月朔、大風雨冷甚、從行夷人言、今不還則恐不能歸、不得已、遡頓內茶、自騰物沿過前所經地而還、一貫行西部百六十餘里、至歸野、從行夷人言、自是候風波恬和、行舟八九日、或至山形渡口、唯不可知留滯幾日、必將失歸船之期、適大風雨、氣候變冷、糧食亦竭、則自是回船、凡二人所到東西

部三百餘里、夷家則僅止三百二十餘戶、其荒涼可想也、大抵北蝦夷山嶺相連、地少平曠、風氣甚冽、寒倍宗野、雪積四五尺、海岸皆冰、冬春舩載食物、使大挽行冰上、其屋宅自暮春至季秋居海濱、冬初傍山作土室、深藏不出、候晴日、踏冰獵海豹、五月至七月、晝間稍熱、朝暮猶中國十月氣候、既已係蝦夷種類、故自稱愛儂、然松前政令所及、自紫羅努志東四十里、曰峴峻、孤潭、有戌館、漁場、聚志、禮杜、胡以內、夷人漁鯨、鱒、海鼠、用意撫恤、交易自紫羅努志以西二十里、曰頭內、有戌所、漁場、聚奈、余廬、夷人為漁、御之如前、西自阿刺、懷東自多

北島志 卷二
來加以往諸地政令不及故於盧胡主賣連等夷人言
語風俗皆學山丹其來嶮峻孤潭交易我亦以山丹人
視之往歲宗野北蝦夷人皆至遠地交易自松前建戍
館於紫羅努志為交易夷人足跡遂不到遠方要之松
前所制御土地僅僅止此至遠地夷人亦不敢意為松
前管轄也四有司乃作疏具言其事九二人所經歷目
擊風土人情詳見下二年春二月以戶川安論羽太正
養為蝦夷奉行其它或以情願或以遷轉或以流例竝
賞賜白銀時服罷夷地職任初奉行政廳於箱館初
官命松前限七歲上東蝦夷地至是盡收其地官親

自斷治唯西蝦夷地松前得管轄如故命安論正養與
會計府議定開拓經費大本秋九月閣老牧野侯忠精
謂二人曰官吏征戍夷地者甚衆又有南部津輕二家
兵其死喪葬埋不容無寺院乃命建善光寺於白等澗
院於沙磨你國泰寺於厚岸治官吏戍卒之喪且掌檢
查邪教之事每歲賜寺各米百苞金四十八兩俸十二
口其初造工費佛像經籍及僧徒辦裝皆以官財為之
是歲命近藤守重山田嘉充至越土呂府差人覘鄂虜
在宇兒婦者其人還言虜人情狀比舊無有大異唯蝦
夷到島將捕臘虎海豹虜必先追逐水族以妨漁獵

又自石沒石利以北諸島聞越土呂府繁盛將來到此則被鄂虜却還竟不得達蓋前此松前絕無供給島嶼政事島民衣食匱乏死亡甚衆故去此就彼與虜人親狎近歲仁政遠被夷人漸疎薄鄂虜故鄂虜如忌至妨漁獵却島民也冬守重嘉充歸府具言其事安論正養相議曰鄂虜留住不還當盡逮捕淹禁如松平忠明議唯蝦夷以北至加橫沙斯加雖是我屬島然非我與彼論定輿地作圖畫界者彼或誤認實爲叵測前歲賜書及信牌虜人必昧我文法亦不可知其通我意旨與否今遽問罪似非允當二島防衛森嚴虜人斷不得闖入

十一

且虜僅僅十餘人何足介意既絕交易之路虜人必窘久當退還本國然蝦夷於鄂虜心腹叵測萬一或爲姦闌以酒煙諸物換臘虎海豹皮還來欺已所獲則虜利其交易終久留而不去謂宜三歲間嚴禁蝦夷不得到宇兒婦則鄂虜生理自絕當歸國無疑因上疏言其事許之乃下令禁蝦夷人到宇兒婦島三年春箱館政廳始落成安論當赴任閣老賜二人下知狀曰蝦夷之政宜用心措置不致夷地彫弊不得遇夷人以橫逆非理諸島與異邦接壤者宜嚴正處之無論中州人雖蝦夷禁其航海異邦或異邦船到岸宜留之其地即日飛

報耶蘇邪教之禁宜恪遵慎守無有懈怠又戒飭處分物產警備不虞等數事二月安論赴箱館定夷地行程里數初箱館至越土呂府路程凡二百七十餘里以其開鑿通道故漸近至二百三十餘里云安論善御馬術乃請置牧於阿部田放官廩馬及南部仙臺牝馬自是蕃息阜盛多產良馬原新助專掌其事又穿井箱館以多巖石不成富山保高索山中清水以規引之衆人賴以獲濟故名曰富山泉文化元年春徙龜田舊衙爲奉行交代館夏四月羽太正養以交代至箱館先是寬政十二年試開墾箱館近傍地知其宜稼穡乃請起自明

歲大墾田野許之募諸州多人口情願徙住者營屋宅授耕具督促墾闢凡得田百四十町白田二十町自是墾闢歲滋不可殫紀其費用以官舩所得利銀充之閣老命奉行揭示禁約申明正德條制建高札於海浦自箱館至木子內凡九所自乙志部至石崎凡十三所是歲造龜田萬年橋二年夏六月羅處和夷竭列各律等十四人至越土呂府菊池宗內捕而訊之言本是羅處和蝦夷志禮彘它非鄂羅斯人其父敢推愛儂明和中被延遲遲驅略來宇兒婦島羅處和旣爲鄂羅斯所奪故改今名後迷的理上書松前乞市易父子實爲通譯

目今鄂羅斯聞 日本拓越土呂府命東察加差羅處
和人覘內地形勢使其急速報聞若交易可就今歲宜
以鷲羽換 日本酒且言滑失力以蝦夷人不到益窘
困遂發船還列蚊蟄杯島節侯稍後不能歸國重來宇
兒婦過年罹疾既死女子又死其存者十四人復到列
蚊蟄杯侯風送日夷等來路遇之具聞其說安論乃命
禁諸一室使南部兵士守衛之是歲賞日浦孝婦阿璉
造七重常盤樹橋改名支骨川曰千歲川三年春三月
羅處和夷伺守者急乘小舟逃去關谷茂八郎發船追
之至宇兒婦不及而還秋七月夷船一隻至越土呂府

之志茂土鹵其人衣鳥羽形狀甚異捕而訊之則歛曰
民等非虜人卽陸奧南部人前年駕商船遭風漂至合
樂沒石利島經志牟執挑島至加模沙斯加鄂虜言我
方遣使請交易於 日本是後必將結好通商明歲當
出大船送還 日本既而虜使還言 日本不許交易
結好不成不能送還民等大失望駕小艇經諸島歸到
此土乃言其狀於 大府召南部吏人附之遣還本國
八月賞鍛冶村二孝婦阿立阿際賜俸米白銀若干以
戶切地村民母阿鳥年百六歲賜俸米緡錢若干九月
十一日虜艦一隻至北蝦夷之於布彘泊是時松前兵

既已以寒引還虜登陸捕一夷舍銅版文字舉帆抵峴
峻孤潭登陸者凡三十人入稅舖乞販易我卒揮手拒
之則虜發大聲罵詈衆賊盡突入蝦夷皆逃虜捕我卒
富五郎源七等四人還船解縛寘之倉間穴中遂大肆
侵掠奪米酒煙草木綿諸物放火燒稅舖板倉船舶放
還於布彘泊夷人又舍銅版文字及烏銃衣物發船而
去夷人以無船舶遂不能報之松前也冬十月箱館火
總門揭示場交代館倉廩及街市皆燬正養命作假廠
徙罹災者出米粟材木賑給有差安論正養皆以爲箱
館無井不能防火災前警衛官石川忠房議與此協三

人戮力命穿井於大町鑿巨巖始得清泉以筧引之箱
館人家以三人所爲故名之曰鼎泉四年春三月松前
柴田某至北蝦夷始聞前年變大驚卽日遣人報之松
前二十二日大府下令松前曰蝦夷地方自古係爾
家進退以與異域接壤政令難及故襄命上東蝦夷地
從大府處置西蝦夷亦以邊疆至重兵力難周故今
命盡上其地因賜爾祿九千石松前老侯道廣以治蝦
夷不治兵備不飭致仕後言行不謹被譴囚居夏四月
七日下令戶川安論羽太正養管轄全蝦夷地方其商
人土人占漁獵場者悉皆依舊安堵勿有動搖十日北

蝦夷之報始至箱館鎮臺即日飛書以聞正養以宗野
爲西蝦夷最要衝地遣深山運營小川常存及津輕見
兵守之見兵寡不足以當要害諸地乃請一諸侯兵戍
守適聞南部擇精兵一千八百人待有事策應乃命先
發其二百五十人許所請侯國兵到交代幕議謂北
蝦夷隔絕大海防備非易目今宜以宗野爲斷警衛內
地至後年方始下手正養盡進虜人所舍銅版文字鳥
銃衣物於江戶二十三日虜艦至越土呂府之內浦登
陸捕戍卒五郎次左平等五人掠米鹽鯁鱒衣物若干
放火燒戍所一卒走告急舍那會所守舍那者官兵及

南部津輕兵凡三百人長官菊池宗內適押解南部漂
民至箱館貳官戶田又大夫關谷茂八郎等皆俗吏不
知兵二十八日始聚衆人會議醫人伊藤見達進曰宜
於對廳岬琉別岬南部營上排列巨礮見虜艦來近開
砲擊碎之關谷素怯不用其計曰硝藥不足莫如併官
兵二家兵據會所拒戰明日虜艦果來官吏遽命芟山
上草結營以兵不足點工匠爲兵命執鳥銃工匠極口
罵詈皆逃去二人言虜情叵測或有所請我宜不妄動
察其情勢乃遣幹事者陽介揮白布幟止銃丸虜不顧
發巨礮遂進登陸二人猶不悟虜意在戰嚴制官兵不

得發銃適陽介中飛丸始命發銃虜據川上糟倉接戰
初見達謂陽介官長不知兵戰必無利吾不解夷語不
能使夷人子爲通譯衆夷信子吾當與子協力指麾衆
夷乘機決一死鬪陽介許諾蓋蝦夷以銛鏃殺獸魚銛
長類槍夷用之至熟故見達作竹槍若干意欲率夷人
血戰決勝也陽介被傷則見達計遂不得行官兵及二
家兵發銃拒戰一卒發巨礮摧糟倉虜人氣頗沮燒倉
駕艇還海津輕兵亦自燒營日既暮洋中放巨礮不巳
時兵卒多逃戶田曰硝藥旣盡計無所出唯有死耳見
達曰我兵勢旣屈莫如人人協心屏氣潛形匿影以待

敵人必謂我旣逃去來此侵掠我一齊突出盡力鏖戰
以却敵戰若不利放火自刃可也關谷不聽曰若敵自
那興可登山下瞰我營亂發銃砲滿營皆爲肉醬矣當
先退却以圖後舉乃命二家隊長退兵皆奉命間官倫
宗爭之二人不從遂率衆逃入山中戶田途自殺虜遂
登陸掠庫物兵器無遺放火盡燒會所發船而去有一
虜畱舍那使酒陵轆蝦夷蝦夷怒而殺之戍人行十郎
殺一虜探其懷中獲鄂虜呈松前書關谷走至風列別
見達請晝夜兼行告急箱館關谷許之且命率潰兵偕
往五月十日至久奈志理之杜麻利以向井久敬言畱

其衆自東蝦夷之儂化至箱館行程凡二百餘里見達疾馳八日而達衆人大驚正養即日飛檄告佐竹酒井二侯言虜賊突來侵越土呂府將及久奈志理既令南部津輕濟師若賊以大衆來寇二家兵或不足以當之宜速發援兵來至箱館其銃隊步卒大小砲礮藥務要完實若兵士調發未備當先後奔馳以赴警急可也列國兵賦固有定數然事生意外變故呼吸宜諒此意以投窺會蝦夷爲防海緊要之地虜賊登陸必且用其所長銃砲交戰我所以捍禦敵人者亦宜多發火器隊過其衝突爲是羽檄以二十四日夜至秋田佐竹侯義和

命向井帶刀爲將卽時發兵至翌日未時軍裝旣成兵士陸續奔馳至箱館者五百九十餘人號令整肅觀者莫不嗟賞津輕以二十二日奉檄二十三日發兵酒田

卽酒井侯南部以二十六日奉檄酒田六月朔發兵南部六

月五日發兵四家兵凡三千餘人正養乃以秋田南部兵九百餘人守箱館又以南部津輕酒田兵防守左原浦河厚岸根諸久奈志理松前江差宗野舍利諸要地向井久敬時在久奈志理謂虜必且來侵乃聚戍卒夷人爲戰守之備適兵方更番堪戰者殊尠久敬命以綿布作旗幟幔幕張之山上海岸夜則設篝火以爲疑兵

夷人聞之磨至、踊躍思奮、又復命晝夜作短弓毒矢、及捕熊弩甚衆、列弩海岸、以待敵來、又使鍛工造鐵槍、頌之夷人、因令其衆曰、虜賊來寇、我輩當盡力奮鬪、事若不捷、余必戰死、汝等同蒙國恩、然非士伍、宜全性命、待援兵之至、衆聞之、涕泣曰、官愛憫我曹、大恩銘骨、我曹何難捨命以報、國家自是夷人誓死固守、兵衛盡飭、既而賊至、近海、遠望知其有備、不可侵引、去不敢近、此企可滿時在厚岸、聞變馳至、久奈志理與久敬謀措置、經營蝦夷、聞之益奮、人百其勇、可滿謂我輩戰死、則此島政務絕無知者、乃整理文書簿籍、盡送之箱館、深山

運營小川常存在宗野、適松前戍兵謨傳賊大衆至、其勢不可當、皆撤備而還、官私船舶泊利彞志理者、爲賊侵掠、又逃至宗野、衆心惶惶、不保朝夕、則二人多方激勵、飭兵卒、閱船舶、待賊來、鏖鬪、宗野由是獲全、幕府以邊警日急、遣參政堀田侯正敦大監察中川忠英等、帥大衆、彈壓蝦夷地方、先是五月二十九日、官吏森重左仲、駕萬春船、至利彞志理、乍聞礮聲震海、船人皆謂虜賊將到、恐懼爭駕小艇逃、不可抑遏、左仲亦惶遽無計、携兵器若干、逃三四里、回望見煙燄漲天、知萬春船既爲賊所燒矣、六月十一日、戶川安論至箱館、是歲安

論當交代以松前從封故公事雜沓期稍後也十九日
深山運營言虜人放還我戍卒富五郎源七南部士大
村某等八人齎到虜書一通係首帥放支蕩所作其文
曰以近境故命管下渡海請交易若能視猶同僚集會
商議得允所請大幸也唯屢遣使到長崎曾無回音乍
聞異變我國王大怒謂不允通商則將以哈喇土為我
屬國故我此行奏伎倆者如此若猶不聽我請則將收
奪北地矣我所到哈喇土宇兒婦諸地必且追却其人
若允我請則永世結好與相親睦否則大發兵船重來
幹事將如此地矣鎮臺乃作疏審其顛末馳卒報之

大府卒健步自松前至江戶二百里程凡八日而達
官賞其神速鎮臺訊戍卒及大村某去歲九月為鄂虜
所捕十八日發船十月四日至加模沙斯加近海阻風
不能進至十一月五日始得入黑托爾放磔港實四人
於一室十二月放支蕩至加模沙斯加酋長許至春酋
長來放支蕩諭我戍卒候問飲之酒戍卒居鄂地累月
稍解鄂語然二人所言大率不能通唯聞酋長言須帶
行步卒百人放支蕩答不須如此船中人卒足以了事
放支蕩嘗問日本好何物有無金銀鐵哆囉躉答以
國內金銀銅鐵絹布諸物豐饒充滿唯氈罽非土物亦

繇長崎交易無有闕乏、有何所嗜好、因問捕戌卒故、曰
 遣使長崎請交易、日本不允、且言我船到、當焚滅之、
 故國王命燒日本地、捕日本、致有哈喇土一舉
 耳、因言當重通書以請交易、乃檢小冊子記 神州語
 者、口占作一書、四月三日、放支蕩等四十三人、駕大船、
 戌卒四人、亦在其船、駕小船者二十三人、二十三日、至
 越土呂府內浦、翌日、虜人登陸、橫行、稍有所掠、又翌日、
 放支蕩等二十三人登陸、捕戌卒五郎次等五人、掠倉
 中米二十餘苞、刀鋸斧鑿木綿衣衾、放火燒戌所倉庫、
 二十九日巳時、至舍那海、放支蕩等二十餘人、駕小艇、

登陸、不知其為何狀、至酉時、火光屬天、放支蕩等皆還
 船、言持書登陸、欲請交易、遵國例放砲、日本發鳥銃
 拒之、不得已交戰、殺五六人、我傷者三人、放火、非我為
 之、蓋退兵後、彼自燒耳、皆放支蕩虛飾之言也、翌日登
 陸者四十人、發巨礮大聲吶喊、船中亦揚聲應之、其所
 掠奪酒六十樽、米三十苞、鎧八十、長柄槍四十、大銃三、
 小銃四十、大刀三、小刀六十餘、銃九匣、箭匣、旗、幕、諸兵
 器、衣服、梳櫛等、不能殫紀、其數也、虜人搬運、至翌日始
 畢、放火燒會所倉廩、猶前內浦也、放支蕩縛一水手於
 檣、曰、不用我命、發銃殺 日本人、故罰之、三日申時、發

船西北馳、謂源七曰、十餘年前、鄂羅斯人抵宇兒婦、壞船登陸、至今未還、聞日本官吏殺之、今來越土呂府、見我國衣服、船碇見存、所捕越土呂府戍卒、必審知其事、因問五郎次、五郎次固言其非官吏殺之、放支蕩不信、七日至宇兒婦島登陸、持一蠻字板來、言前年我人至此島者、三人病死、其餘退歸本國、此書可證、則知戍卒言非偽也、十二日至久奈志理、十九日至北蝦夷之志禮杜胡登陸、拉蝦夷十人到船、與富五郎等相見、皆以識面、故問北蝦夷近日情態、蝦夷言、去秋告變於頓內、然戍人未嘗來問、逮今春松前人至、具聞其事、大驚

即日回船、宗野富五郎等與放支蕩登陸、夷長葉都盧言、松前人疑蝦夷與鄂虜相親狎、為鄉導捕諸人、我輩太窘、請遣戍人幹事、營漁業如故、幕府既已大發吏卒到宗野、松前兵守北蝦夷之紫羅努志、放支蕩飲葉都盧酒、與其察罕汗像及文書曰、今後我國船當頻來、若出示此書、當從、願與米酒諸物、富五郎密謂葉都盧鄂虜思欲以利賺蝦夷、汝等慎勿信從、宜以此意諭諸夷、放支蕩至海濱、放銃示夷人、乞夷家二熊、銃殺以充糧、歸船飲諸人酒、皆醉臥、則遽援枹擊鼓、聲甚壯、虜一齊蹶起、發銃砲、其最敏速者賞、否者撻之、二三十至四

五十蓋虜以是調練其卒伍也翌日虜駕小艇至耶灣
別不見人閱其去秋所揭小匣又盛酒三樽揭之株木
蓋意欲以與蝦夷也翌日至於布彝泊放火燒戍所板
倉至岨峻孤潭閱去秋所揭銅版適蝦夷識戍卒者駕
小艇到虜艦放支蕩復飲之酒戍卒遽作書達之松前
二十二日虜至流淤高燒戍所倉庫掠大釜而還二十
九日倭見一山放支蕩曰必列文志理也既而果然至
申時見我船則急匿戍卒於穴中發銃砲交戰奪我船
挽來掠米五百苞酒十樽鹽三十苞放火燒船六月朔
日放支蕩謂富五郎予將遣你等贈書松前越土呂府

戍卒暫畱不還然加意撫恤勿以為念翌日見我船又
急匿戍卒發大銃奪我船船空無人蓋見賊來近恐懼
遁逃也乃盡掠船中所積長柄槍及索麪葛籠賊回船
利彝志理望見我赤船以大銃擬之赤船又空無人賊
發聲吶喊建十字標旗掠船中所載佛郎機硝藥米酒
及中國蝦夷輿地圖即森重左仲所駕萬春船也又
奪松前小艇一隻虜遂燒戍所倉庫及萬春船放支蕩
曰赤船既載兵器必將帥所駕想必逃竄利彝志理山
若能捕之當盡放還前所擒戍卒乃大索山中無所獲
則燒屋倉船舶而還賊遂畱五郎次左平二人專富五

郎源七等虜貨小艇、遣還松前鎮臺具、疏富五郎等諸人所歛進之閣老。秋七月二十六日、堀田侯正敦中川忠英至箱館、慰勞南部津輕重臣、戒飭松前家臣、遣人巡察。久奈志理利彞志理諸島八月三日、觀南部氏大森營。明日觀佐竹氏七重營、練兵法、並召其將帥、慰勞之。遂巡東蝦夷、曰阿部田諸地、至松前觀酒井氏立石野營、試銃砲、鎮臺以虜艦既遠、請遣佐竹酒井二氏兵歸國。及明年發伊達氏兵、堀田侯許之。九月五日、觀津輕氏立石野營、堀田侯歸府、具言夷地情狀。幕府遂大行黜陟、以河尻春元村垣定行爲松前奉行、賞比企

可滿向井久敬深山運營小川常存、羽太正養以經理不周免職。山田嘉充以逗撓不進廢黜、關谷茂八郎森重左仲、並以怯懦無勇放逐。先是七月十六日、葦池宗內率衆至越土呂府、恐鄂虜重來衝突、乃議遷夷人於久奈志理根諸厚岸諸地。夷人大驚涕泣曰、今夏鄂虜來寇、夷等不能協力防禦、以却虜人、故致騷擾如此、不獲寧處。上官命遷徙它方、唯夷等自先祖來、世世居住此地、一朝舍去、情懷實爲巨耐。然大府自八年前開拓資給衣食、夷等得安穩無事、營生業者、大恩銘心。至子子孫孫、安得頃刻忘之。東西南北、唯命是從、以報從

前大恩夷人之性善如此坐中聽者皆至感泣云宗內
乃理舟楫候風潮欲踰海而南以箱館有命不果徙至
秋冬則鹽豉酒漿皆盡唯食米飯鹽魚人人相勵營第
館鑿湟塹列銃砲從事矻矻無懈至十一月温禰別海
見蠻舶一隻則大驚至明春諸人以苦寒病青腿牙疳
死者纍纍相踵夏四月十二日官吏及仙臺將日野英
馬率兵一千人來援則人大悅如得更生仙臺兵戍
久奈志理者七百人戍箱館者一千人會津將北原光
裕等率兵一千五百人戍北蝦夷戶川安論菊池宗內
以舍那敗故亦皆遭黜罰矣是歲官差間宮倫宗究

北蝦夷地理倫宗獨行自蝦夷經於盧胡主賣連備嘗
艱苦深入東韃德楞府見清國吏經歲而還北蝦夷情
狀始得明白蓋松前所以撫恤北蝦夷者不如本島其
建戍所東止於布彘泊西止於羅宇檮泊其置人卒東
止志禮杜胡西止魁中浦故遠地夷不知其屬蝦夷夷
人遷徙不恒其處故戶口亦不可知其詳大抵合東西
部夷戶四百三十餘口二千八百四十餘云七年羅處
和夷志禮彘它等十五人重至越土呂府深山運營捕
而送之久奈志理奈佐政辰訊鞠之則欵曰三年前受
鄂羅斯命你等宜至越土呂府覘形勢前歲攻掠後想

日本人不仕當告蝦夷曰鄂羅斯慈仁愛憫你輩唯以日本來住禁市易故不得已發船侵掠若日本不來你所欲諸物當自鄂羅斯輸送吾將到合落沒石利島聽你消息若你被捕當遣大船以救之官吏乃下之獄待大府之命明年大府命放遣羅處和人適志禮葬它病死其子阿歷些等三人僅存則給小船命石坂武兵衛護送至宇兒婦島乍逢一巨艦突來遣阿歷些問之云是鄂羅斯交易船石坂曰交易國禁決不可許前年汝輩來大為匪法今日復來欲為賊耶船中止我一人絕無後援汝等當快來決戰鄂虜曰我唯欲

交易不欲戰石坂曰此事非吾所能決過此十日程到一官廳汝輩往訴長官必當有指揮因作一書與之鄂虜乃載阿歷些舉颿去直抵久奈志理奈佐政辰乃命列幕百張揭船幟為大兵防備者以疑敵適日晚雲霧四塞咫尺不辨則大燒篝火以魚油灌之明如白日政辰號令其衆曰我與汝等從兵事共寢食食止飯汁上下同之若虜登陸侵暴則我當率先戰死以報國恩汝等努力殲賊勿貽日本之耻衆聞之感奮皆有必死之心銃臺在其左南部兵陣其右排列大小銃砲以待敵明旦虜駕小舩而至南部兵發銃擊之虜逃去我又

發巨礮擊虜大船不能達明日虜至竭羅牟彝戍所奪米酒菜薪舍玉布而去政辰遠望命南部兵赴之以兵少辭櫻井政介不堪其忿請單騎鏖敵不許請爲游偵許之政介介胄乘馬而馳馬蹶墮海霑濕而歸虜復來前海泛一桶揭旗幟而去我遣人取視桶中藏猩紅青玉米酒及一圖圖寫官軍昨日發巨礮丸落海中之狀蓋虜意欲以紅玉換米酒其事成否不可知故附赤白二幟謂我若允請則當揭白幟不許則當揭赤幟猶西戎諸國例也明日虜復來奪米薪醬油舍銅版文字而去衆皆不能讀虜至翻達別政辰遣謀偵之使蝦夷先

行乍見道傍草間跳出虜數人阿歷些亦在其中蝦夷問曰汝曩放還今何故至此阿歷些曰余至越土呂府被此船人帶來爲之通譯因言是係鄂羅斯國船欲請交易及薪水以大銃拒擊故恐懼不能近也諜歸告之政辰明日虜復來測海水深淺政辰乃命作二圖一寫大船到前海官兵發巨礮拒戰一寫小艇近岸官兵不肯發礮藏桶中泛之海虜人取之而歸後日虜至翻達別請海上相見政辰遣一卒往虜請如阿歷些言卒曰有長官在彼當謁見訴事虜聽命明日其甲必丹兀老伊率阿歷些等七人登陸政辰嚴飭隊伍與虜相見阿

歷些傳譯虜各道其姓名、政辰問船中人數、虜以筆畫
罪百二、虜請米二十苞、政辰曰、二十苞太容易、唯吾不
得獨斷、當告之松前、以聽上官命、因飲之酒、虜問松前
道里、政辰曰、三十日程、虜曰、等候三十日、將後契丹航
海之期、固請歸船、政辰留其一人、爲質、虜不肯、政辰怒
曰、前歲汝國人來哈喇土、越土呂府、奪米酒、燒會所、悖
逆無道、辜甚大、今日縱汝等歸船、是我奉職无狀、不得
不割腹屠腸、以謝君上、阿歷些聞之、戰慄不能言、虜問
長官何言、阿歷些言、長官謂若你等歸、吾當割腹以死、
虜聞之一齊起、坐走出、政辰手摔一虜頭、命士卒縛之、

南部士藤井某、擒一虜於門側、啟介急到海口、虜拔劍
擬之、啟介大聲言、奴輩無禮、虜膽落、舉手誓願請命、乃
縛而弗殺、時事出倉卒、南部兵惶遽、發銃九、政辰喝曰、
銃九或傷同類、宜手搏擒之、遂擒虜八人、時虜艦在洋、
登檣望見之、卽舉帆直指會所、政辰曰、虜大艦來報復、
我當決死鏖戰、衆皆爭奮曰、旣擒虜人、有何遺憾、我輩
當拋命血戰、以報大恩、政辰曰、虜俘爲彼奪還、極爲國
耻、且我輩皆死、孰復報知松前、乃使南部兵衛送虜俘
於別杜賀處、分旣畢、乃命兵士分列大銃、使松前商賈
放木砲、虜艦旣逼、彼此同時發銃、虜固慣火砲、其運用

捷速驚人耳目，然我兵氣既奮，無論士卒至，商人蝦夷斷然不懼，放砲轟戰，自晝至夜，一巨丸中虜艦，虜艦遂退。六日出小艇至的列竭，志戍所舍水豹皮袋書匣，明日復泛一桶於海，遂舉帆而去。我竝遣人取視皮袋，蓄哆囉連衣，卽所擒七人之服，桶中藏書一通，卽其副利裕兒吐所贈兀老尹也。政辰旣送，俘於松前，時荒尾成章爲奉行，屢訊鞠虜人，虜人言放支蕩侵掠蝦夷，皆其貪暴嗜利之所致，非出察罕汗意。旣獲，臯謹死，兀老尹等到加模沙斯加幹事，非爲放支蕩間諜。明年虜伺守卒懈，逃去，成章速發兵追捕，訊之虜款。官囚繫我輩。

故欲逃歸國，非有邪意。成章有度量，善遇之，具疏言其情實。是歲小笠原長幸爲奉行，未幾卒，服部貞勝代之。成章亦尋徙職，先是利格兒吐復來，久奈志理還五郎次及溧民請赦兀老尹等，又挾我商人嘉平爲質。嘉平有膽氣，周旋虜中，無懼色。利格兒吐甚敬畏之，明年與之偕到，久奈志理遣還陳前請。官旣已得其要領，則命虜人曰：伊爾哥塗加鄂塗加首領宜上書諭明前歲寇掠出一夫意，非察罕汗命，吾且赦還爾國人。利格兒吐卽還國，持伊爾哥塗加首長書來爲證。官乃放還兀老尹等七人，事詳北虜志。十一年春正月，官以兀

老尹等臨去留書請定境界通音信且今夏當來越土
呂府乞答書命高橋重賢柑本祐之曰鄂虜果來宜諭
之謂所請定界通信以國法故不得允其請故我國限
越土呂府彼國止石沒志利中間島嶼不容立屋宅則
彼此永久相安於無事矣若踰到越土呂府我不得不
以吾嚴法從事且書中如謂我唯諭吾國法曾不答其
所言歸國出示其人必謂來人辨說不明故不允其所
請然我唯以其國大吏言礙我國法故不答其書以吾
赦還所捕數人可以見來人毫無非法非禮之事定境
界建應接所爲我國法所不貸何關來人云爲哉宜以

此意諭其國大吏閻老又命宜約彼此並送溧民到宇
兒婦於是遣吏於越土呂府候虜人至數歲竟無消息
故事不達而止然是後中國經畫以越土呂府爲限
而虜人卽公然往來宇兒婦遂奪爲其有矣其後安藤
惟久本多繁文夏目信平等相繼爲奉行竝無事文政
三年春三月高橋重賢爲奉行四年冬十二月七日閻
老水野侯忠成傳命松前侯章廣曰前歲以汝守蝦
夷兵備難周命盡上東西地方爾來官親自措置
肅靖諸島綏撫夷人處分物產遂得無北顧之憂惟爾
草創夷地旣已歷數百年以其故家舊族故今重賜曩

所上松前蝦夷地方。幕府所稱法制，其遵守無失，仰體德意，以邊防兵備為務。津輕南部兵警衛仍舊，唯不須遣戍松前箱館，各守其封內海口，萬一有變，當火速渡海應援，唯不得以警衛命忽略本國武備。凡從前夷地事務，當詢之松前奉行，悉心措置。自是松前還舊封，天保二年虜艦至厚岸海，登陸侵掠燒漁家，松前戍兵至少，不能禦虜，捕一卒到其船，附書放還，遂自箱館經松前西馳，厚岸報至，松前乃發兵待之，居數十日，番兵至鷲木，適聞虜艦至繪鞆海取薪木，乃疾馳赴之，彼此互發銃砲，虜遂舉帆去，不知其何國船，蓋暗厄俚亞

船也。章廣二子見廣崇廣，見廣二子良廣昌廣，良廣承祖昌廣繼兄昌廣致仕，則叔父崇廣寔承其後云。至嘉永六年，鄂虜遣使請定境界通交易，官乃命筒井政憲川路聖謨赴長崎，七年北亞墨利加虜請開箱館港，官乃命竹內保德堀利熙為箱館奉行。

北島志卷之二終

